

唐朝  
宫廷秘史

「清」许啸天◎著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欄如有意、清砧怨笛送黃昏。

经典珍藏版



中国古代经典文学宝库

# 唐朝宫廷秘史

许啸天 著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唐朝宫廷秘史/许啸天著. —呼和浩特: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, 2008. 1

(中国古代经典文学宝库/李麟主编)

ISBN 978 - 7 - 204 - 09430 - 1

I. 唐… II. 许… III. 章回小说—中国—现代 IV. I246. 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8) 第 014575 号

中国古代经典文学宝库

---

主 编: 李 麟

责任编辑: 巴德日夫

封面设计: 揽胜视觉

出版发行: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地 址: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新华大街祥泰大厦

印 刷: 北京楠萍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: 710 × 1000 1/16

印 张: 384

字 数: 3000 千

版 次: 2008 年 2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08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: 1 - 10000 套

书 号: ISBN 978 - 7 - 204 - 09430 - 1/I · 1922

定 价: 597. 60 元 (全十二册)

---

## 导 读

在中国本世纪二十年代末至四十年代的文坛上,出现了一批以记述宫廷生活、朝政大事为内容的历史演义小说,这就是徐哲身的《汉宫二十八朝演义》、张恂子的《隋宫两朝演义》、许慕羲的《宋宫十八朝演义》、《元宫十四朝演义》、许啸天的《唐宫二十朝演义》、《明宫十六朝演义》、《清宫十三朝演义》等。本书大抵以历朝政事为纲,以帝王后妃之间的情爱为纠葛,以趣味为指归,以供人消闲为目的,所以其中穿插进不少宫闱秘闻、朝野异事,以及名士美人、英友豪杰的遗闻逸事。

宫廷秘史系列各部小说,大致成书于清末民初。由于当时的中国社会处于急剧变化时期,国内政治的腐败和西方列强的侵略,均促使文人重新审视中国历史的发展。许啸天、徐哲身、张恂子等鸳鸯蝴蝶派的大家们,有感于历史的“虚伪和枯窘”,遂立意撰写此套历史通俗读物,以“应一般民众历史的欲求”。该系列秘史以历代帝王世系传承为经,以各代宫廷斗争和宫闱生活为纬,博采历代正史、野史和民间传说,用生动的笔触描写了封建宫廷中帝后臣妃的悲欢离合和宠辱浮沉,再现了宫廷风云变幻、尔虞我诈的历史活剧,暴露了宫廷生活的荒淫糜烂和封建专制统治的腐朽和黑暗。

民国时期著名小说家许啸天著三部历史宫廷长篇小说,此书即其一。本书一百回,洋洋百万言,描述从隋炀帝到赵匡胤二二百年间的宫闱秘史,其中着重描写唐朝二十代皇帝的宫廷生活。作者依据正史又不拘泥于此,笔记野史,民间传说均为其所信手拈来,情节紧凑,故事生动,语言通俗易懂,是一部难得的上乘之作。

## 目 录

|           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|
|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第 一 回     | 浅笑轻歌内府开家宴 遗红拾翠深宫戏宣华····· | (1)   |
| 第 二 回     | 金盒传来子占父妾 凌波步去依夺郎心·····   | (5)   |
| 第 三 回     | 夸国富海市陈百戏 诉衷情明灯映红颜·····   | (11)  |
| 第 四 回     | 眼波当筵会心默默 火光匝地群盗凶凶·····   | (16)  |
| 第 五 回     | 燕子入怀娇魂初定 才郎列座慧眼频亲·····   | (22)  |
| 第 六 回     | 红拂姬人奔公子 紫髯侠客盗兵符·····     | (28)  |
| 第 七 回     | 茶糜架下苦雨破好事 都护帐里烹儿饕餮涎····· | (33)  |
| 第 八 回     | 花嫩不经抽春风几度 眼媚宜露洗柳色无边····· | (39)  |
| 第 九 回     | 剪彩成花秦夫人弄巧 望辇结怨侯家女投环····· | (44)  |
| 第 十 回     | 谈天文袁紫烟得宠 贴人情大姨娘多情·····   | (50)  |
| 第 十 一 回   | 玉环赠处郎心碎 锦缆牵时殿脚行·····     | (56)  |
| 第 十 二 回   | 画长眉绛仙得宠 幸迷楼何稠献车·····     | (61)  |
| 第 十 三 回   | 玩童女初试任意车 砍琼花忽得长春药·····   | (66)  |
| 第 十 四 回   | 烽火连天深宫读表 笙箫彻夜绛帐摇身·····   | (72)  |
| 第 十 五 回   | 楼外烽烟书生划策 宫中酒色将军入彀·····   | (77)  |
| 第 十 六 回   | 聚家室李渊起义 相英雄虬髯让贤·····     | (82)  |
| 第 十 七 回   | 陈水戏灯火澈御沼 步月光鹿影惊帝座·····   | (88)  |
| 第 十 八 回   | 巡宫阙月下遇红颜 坐锦屏裙边订白首·····   | (93)  |
| 第 十 九 回   | 撤宫禁私通魏氏 入阁门惨杀朱妃·····     | (98)  |
| 第 二 十 回   | 白绢绕颈场帝就死 红颜贴体萧后贪生·····   | (103) |
| 第 二 十 一 回 | 恩怨分明美人成烈女 忠义昭著内宫护幼君····· | (108) |
| 第 二 十 二 回 | 夏建德自立为王 窦线娘巧战得婿·····     | (113) |
| 第 二 十 三 回 | 旧事重提萧后忍辱 新仇暗结秦王遭擒·····   | (119) |
| 第 二 十 四 回 | 马上坠弓鞮世民结袜 宫中正帝位李渊点妃····· | (124) |
| 第 二 十 五 回 | 通贵妃父子聚麀 争良田妃嫔结怨·····     | (129) |
| 第 二 十 六 回 | 卫怀王淫凶杀乳母 隐太子贪色劫夫人·····   | (134) |

|       |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|
|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第二十七回 | 弟杀兄玄武门喋血 父禅子唐太宗即位   | (139) |
| 第二十八回 | 王将军巧计杀主 魏丞相私访遗孤     | (144) |
| 第二十九回 | 恩情缠绵杨妃失节 宫闱幽秘裴氏送儿   | (149) |
| 第三十回  | 天子风流侄配婢 东宫横暴奴私主     | (153) |
| 第三十一回 | 双美人搓脂摘玉 一老妻结义守情     | (158) |
| 第三十二回 | 兴佛法玄奘出使 伏祸胎武氏承恩     | (163) |
| 第三十三回 | 箫声起处初施雨露 素筵张时再证恩情   | (168) |
| 第三十四回 | 排异己萧妃遭谪 结欢心王后屈尊     | (172) |
| 第三十五回 | 王皇后失宠遭废 韩夫人当筵承幸     | (177) |
| 第三十六回 | 迎喜宫母女承宠 荣国第帝王祝寿     | (182) |
| 第三十七回 | 逼奸宫眷敏之得罪 惨杀后妃武氏行权   | (186) |
| 第三十八回 | 一废再废终立太子哲 初立继立虚设皇帝位 | (191) |
| 第三十九回 | 炊突无烟佳人丧命 闺闼抱病公主易夫   | (196) |
| 第四十回  | 冯小宝初入迷魂阵 来俊臣威震丽景门   | (200) |
| 第四十一回 | 筑明堂大兴土木 夺宠姬祸因奸淫     | (205) |
| 第四十二回 | 薛怀义力竭身死 张易之身强中选     | (210) |
| 第四十三回 | 玉臂触处情心动 美貌传时赘婿来     | (214) |
| 第四十四回 | 皇太女天开异想 崔侍郎暗纵娇妻     | (218) |
| 第四十五回 | 拔佛须公主斗巧 游夜园驸马偷香     | (222) |
| 第四十六回 | 皇后裙边云飞五色 太子府中议灭三思   | (227) |
| 第四十七回 | 韦皇后妙选面首 冯七姨奇制荐枕     | (231) |
| 第四十八回 | 慧范和尚双雕艳福 太平公主三日奇缘   | (236) |
| 第四十九回 | 朱棒横飞后妃惨杀 香木杂珮帝子中谗   | (241) |
| 第五十回  | 惠妃得子金神入胁 明皇遇仙黑僧降龙   | (246) |
| 第五十一回 | 惠妃计杀太子 力士夜进梅妃       | (251) |
| 第五十二回 | 廊阁纤耸骊山宫 龙凤腾舞华清池     | (256) |
| 第五十三回 | 翁占媳杨妃遗承宠 兄通妹虢夫人守寡   | (261) |
| 第五十四回 | 冰盘献荔枝 温池赐香汤         | (267) |
| 第五十五回 | 盗美姬庆绪夺父姬 续旧欢采苹承皇恩   | (272) |
| 第五十六回 | 杨贵妃翠阁争夕 唐明皇夹幕藏娇     | (277) |
| 第五十七回 | 杨玉环醉排风流阵 李太白狂草训蛮书   | (282) |
| 第五十八回 | 幸曲江寡妇承恩 返杨府宠姬逢怒     | (288) |
| 第五十九回 | 贵妃截发赎宠 宫女窥浴动情       | (293) |

|       |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|
|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第六十回  | 占厦屋夫人营新第 调灵禽天子泣花坟   | (298) |
| 第六十一回 | 唐天子斗鸡 杨国舅私妹         | (304) |
| 第六十二回 | 赐御香明驼私发 辱宠臣内殿愤争     | (309) |
| 第六十三回 | 赐婚姻杨家极宠 讨奸佞张氏遗裔     | (315) |
| 第六十四回 | 安禄山惊破霓裳曲 杨贵妃醉戏小黄门   | (320) |
| 第六十五回 | 长生殿梅妃受辱 马嵬驿国忠丧生     | (326) |
| 第六十六回 | 白绫三尺贵妃毕命 短剑一挥夫人轻生   | (332) |
| 第六十七回 | 蜀道中玄宗让位 新殿上龟年骂贼     | (337) |
| 第六十八回 | 李蕃题词看锦袜 杲卿割舌殉孤城     | (343) |
| 第六十九回 | 许远计杀敌将 张巡惨烹爱姬       | (348) |
| 第七十回  | 猪儿夜刺禄山 龟年途遇李蕃       | (354) |
| 第七十一回 | 念梅妃宫中刻像 欺上皇道旁拉马     | (359) |
| 第七十二回 | 会亡妃玄宗宴驾 爱良娣肃帝俱内     | (365) |
| 第七十三回 | 玉美人引出真美人 假夫妻配成怒夫妻   | (372) |
| 第七十四回 | 箭贯玉肩注缘分 杯饮酒泪识恩情     | (377) |
| 第七十五回 | 进忠言建宁王自尽 恋痴情李夫人乔装   | (382) |
| 第七十六回 | 辅国贪心窃奇宝 秋葵泄妒私俊男     | (387) |
| 第七十七回 | 李辅国行凶杀国母 程元振设计除奸雄   | (392) |
| 第七十八回 | 牟羽可汗涎母色 代宗皇帝恋旧情     | (398) |
| 第七十九回 | 落魄女子充故钗 多情天子怜新人     | (403) |
| 第八十回  | 元载纳娇妻身败名裂 子仪绑爱子义正辞严 | (408) |
| 第八十一回 | 粉面郎后宫惑女 锦衣人深山访贤     | (413) |
| 第八十二回 | 吴国舅力除大憨 小公主下嫁狂儿     | (419) |
| 第八十三回 | 德宗曲意媚王女 士会弃官娶美人     | (424) |
| 第八十四回 | 急色儿好色取辱 薄命妇安命作丐     | (429) |
| 第八十五回 | 乱宫眷朱泚变节 击奸臣秀实尽忠     | (434) |
| 第八十六回 | 安乐王月下刺贼 德宗帝宫中绝粮     | (439) |
| 第八十七回 | 退长安朱泚纵色 守项城杨氏助夫     | (444) |
| 第八十八回 | 窦桂娘忍辱报仇 李宿卫痴情烝主     | (448) |
| 第八十九回 | 听谗言谋废太子 和番人遣嫁公主     | (453) |
| 第九十回  | 拘弭国进宝 卢眉娘全贞         | (457) |
| 第九十一回 | 云烟缥缈天子求仙 粉黛连翩学士承宠   | (462) |
| 第九十二回 | 法门寺迎佛骨 中和殿破私情       | (466) |

|       |          |          |       |
|-------|----------|----------|-------|
| 第九十三回 | 春色微传花障外  | 私情败露掖庭中  | (471) |
| 第九十四回 | 叔恋侄文宗急色  | 女负男太子殉情  | (475) |
| 第九十五回 | 夺美妾武宗下辣手 | 报宿恨郑后行残心 | (480) |
| 第九十六回 | 竞豪华公主下嫁  | 贪荒淫天子蒙尘  | (484) |
| 第九十七回 | 遭大劫黄巢造反  | 忌明主季述逼宫  | (488) |
| 第九十八回 | 杀宦官全忠立威  | 弑昭帝史太行凶  | (492) |
| 第九十九回 | 缢太后归束唐室  | 恋妻婢断送晋朝  | (496) |
| 第一百回  | 长安祸起郭威称帝 | 陈桥兵变赵宋受禅 | (500) |

## 第一回 浅笑轻歌内府开家宴 遗红拾翠深宫戏宣华

绣户微启，湘帘半卷。那戴黑头巾的男仆，在门外来来往往，手中托着盘儿，把一碗一碗热气熏腾的山珍海味，尽向门边送去。帘内伸出纤细洁白的手儿来，把肴饌接进去。屋子里一阵娇嫩的欢笑声，夹着一个男子的哈哈大笑声，飞出屋子外来，原来今日是中秋佳节，范阳太守朱承礼，在内室中会集他的妻妾儿女，举行家宴。

这朱太守约有五十来年纪，长着白净脸儿，三绺长须。他夫人荣氏，只生有一个女儿；长得娇嫩不过，取名便是娇娜两字。今年十八岁，正是女孩儿发长的时候。加上她花一般的容貌，玉一样的肌肤，腰肢袅娜，身材苗条，真是行一步也可人意儿，看一眼也使人魂销。这是朱太守夫妇二人的掌上明珠，娇生惯养，轻怜热爱。这位小姐也读得满腹诗书，行坐端庄，全不见半点轻狂。朱太守有一位如夫人，小名飞红，年纪二十四岁，性格儿完全和娇娜相反，谈吐锋利，行为敏捷；一张嘴说得莺声呖语，满屋子只听得她的说笑声音。她说的话，又有趣味，又叫人喜欢。太守共有六位如夫人：什么醉绿、眠云、漱霞、楚岫、巫云，却没有一个能赶上她的。外加飞红在六年前又生下了一位公子哥儿，取名安邦；这一下，莫说朱太守把个飞红宠上了天去，便是夫人荣氏想起朱门有后，也便把个飞红另眼相看。这飞红原也有可宠的地方，面庞儿俊俏，眉眼美秀，固然可以颠倒夫主；便是她知书识字，能算会写，偌大一座太守府第，上上下下里里外外，全是这位如夫人看管照料。

那合家三四十个丫鬟小厮，外至门公奴仆，不敢扯一句诳，漏一点水儿，这是何等的才干！哪由得朱太守不宠爱她？

如今在内室家宴，朱太守在正中坐着，左肩下是安邦公子，右肩下是娇娜小姐，荣氏坐在上首，飞红坐在下横头，那醉绿、眠云、漱霞、楚岫、巫云五位姬人，一字儿陪坐在下面，传杯递盏，说说笑笑。吃过几巡酒，上过几道菜，那楚岫便抱过琵琶来，眠云吹笙，漱霞吹箫，巫云拍板，醉绿便顿开了珠喉唱道：

清明寒食踏青游，生小娇怜未解愁；买得扬州花线髻，时新样子斗梳头。

曲栏低垂湘竹帘，分明窥月见纤纤；丛头鞋子红三寸，金线编成小凤尖。

丛桂中秋始作花，一宵香露漫冰纱；不嫌风露中庭冷，坐向三更看月华。

小庭雨过碧萋萋，采鼎群芳各自携；斗草归来香径里，裙花深处捍芹泥。

她唱一段，朱太守赞一声：“好鲜艳的句子！”醉绿把四阙唱完，太守便问：“是谁做的新诗？谱在这金貂换酒的曲子里，分外觉得婉转动人。”醉绿见问，不敢隐瞒，便站起来说道：“这是娇娜的新诗，谱在曲子里，婢子们在三日前才唱得上嘴呢。”太守听说是自己女儿做的诗，喜得他笑逐颜开；忙伸过臂儿去，握住娇娜的手，笑说道：“好孩子！难为你做出这好句子来。”说着，回过头去对飞红说道：“你去把那翡翠砚儿拿

来。”那飞红听说，便带了一个丫鬟，转身进房去了。

停了一会，见果然捧出一个黄缎子包裹的匣子来，交在太守手里。随手交给娇娜。娇娜接过去，打开包裹来看时，见里面一个玉匣，匣子里面端端正正地嵌着一方翡翠砚儿，光润翠绿。

娇娜把纤指去抚摸着说道：“这可爱的砚儿，爹爹赏了孩儿吧！”朱太守含笑点头说道：“好孩子！你拿去好好地用着，多做几首好诗吧。这是咱在五年前，从海南得来的；虽算不得稀世活宝，也可算得贵重的物品了。藏在箱子里，几年来不舍得拿出来，如今便赏了你吧。”娇娜听了，喜得忙袅袅婷婷地站起身来，向他父亲道了万福。飞红在一旁接着说道：“小姐得了这砚儿，从今以后做起诗来，不但是句子精，意思新；将来嫁了姑爷，眼见你两口子酬和到天明呢！”娇娜听了，羞红满面，低低啐了一声。朱太守撑不住哈哈地笑起来。在这笑声里，便走上一个大丫头来说道：“汴梁申家的公子来了！”荣氏听了，由不得欢喜起来，一迭连声地说：“快请进来吃酒！想他千里迢迢地跑来，肚子也饿了。”那大丫头听了，急转身传话出去。

这里五位姬人和娇娜小姐，听说有陌生人来，忙回避进去。

停了一会，软帘一动，只见玉立亭亭的一位哥儿，趑进屋子来；抢步上前，向朱太守夫妇两人请下安去。荣氏伸手去拉在怀里，一边捏着手，一边唤着：“好孩子！”又问他：“路上辛苦吗？家里父母都健康吗？”那哥儿一一都回了话。飞红送上椅子来，便在荣氏肩下坐着。丫鬟送上杯筷来，荣氏不住地劝酒劝菜。吃过几杯，朱太守说：“甥儿在此，都是一家人，快唤他姐弟二人出来陪表兄吃酒。”飞红听了，急进里屋去，把安邦拉了出来。他表兄弟二人拜见了。荣氏指着飞红对他外甥说道：“这是你舅父的爱宠，也便是我家的泼辣货！好孩儿，你也见识见识。”这哥儿听说，原知是庶舅母，便也上去行了半礼；慌得飞红忙拉住袖子，连说：“哥儿折杀我了！快莫这样。”又笑着说：“六年不见，哥儿出落得这样风光了！可记得六年前在我家作客的时候，常常爱溜进屋子来瞧人梳头，又在镜子里看人擦胭脂，我那时初来，见了哥儿还十分怕羞呢；现在我孩儿也养得这般大了，哥儿若再来瞧我梳头儿，我便把哥儿和抱自己孩儿一般抱在怀里呢！”荣氏听了笑说道：“了不得！泼辣货又显原形了！”一句话引得满屋子人哈哈大笑。

笑声未住，只见两个丫鬟捧着一位娇娜小姐出来；上下穿着锦绣衫裙，打扮得珠围翠绕，粉光红艳，把人耀得眼花。荣氏说：“快过来拜见了申家哥哥！”那申厚卿听说，早不觉站起身来，抢步上前，在娇娜小姐裙边深深地作下揖去，他两人对拜着。

这一对玉人儿，面貌都长得俊俏动人。厚卿抬起头来，禁不住在娇娜脸上深深地溜了一眼；娇娜小姐被他看得不好意思，忙去在母亲肩头坐下。厚卿也归了座，说道：“俺们五六年不见，妹妹越发长得和天仙一般了！怪不得我家三妹子天天在家里少也要念三五回娇娜妹妹呢！”飞红接着说：“哥儿既说我家小姐是天仙，方才你为什么不多拜她几拜呢！”一句话说得朱太守和荣氏也撑不住笑了。娇娜羞得坐不住身子，悄悄地扶了丫鬟退进内房去了。

这里朱太守问些路上的情形，厚卿说：“此番出门，一来是奉父母亲的命，特意到舅父舅母前来请安的；二来待到明年春天，就近去赶一趟考。但是甥儿一路下来，看了种种情形，把我肚子里的功名之念，也灰去了大半！”朱太守听了诧异起来，忙问：

“外甥，你为什么要灰心？”厚卿回答说：“舅父谅来也是知道的。如今圣天子，一味耽玩声色，任凭那班奸臣，播乱朝政，把国事弄得糟而又糟。这还不算，从来说的，‘民为国本，本固邦宁’；如今据甥儿沿途目击的情形，那百姓们吃的苦，胜过落在十八层地狱里。这样地糟蹋人民，不是甥儿说一句放肆的话，恐怕这隋朝的天下，也是不久长呢！”朱太守听了，不禁叹了一口气说道：“这情形，老夫做到命官，岂有不明白之理？无奈上有杨素、虞世基一般奸臣，横行当道，愚弄天子；老夫区区一个太守，也是无能为力。但说虽如此，朝廷昏乱由他昏乱，外甥功名也是要紧；将来得了一官半职，正可以替朝廷整顿国政。”厚卿听了，只是摇头。

荣氏伸手抚着厚卿的肩头说道：“好孩儿！你路上到底见了些什么，叫你灰心到这一步田地？”厚卿说道：“舅母却不知道，甥儿住在汴梁，耳目甚近，所有皇上一举一动，甥儿都知道。当今炀帝自从第一次游幸江都以后，回宫去日夜不忘记扬州的风景，再加一班后妃奸臣的怂恿，便要第二次游幸江南。又因皇帝受不得路上的寂寞，要尽将宫中妃嫔带去，预备尽情游玩。又因嫌京城到扬州一条旱路，来往辛苦，便打算从水路走去。从京城到扬州，并没有河道可通；若要走水路，除非漂海过去。皇帝带了后妃漂海，究竟是一件危险事体，便有那凑趣的国舅萧怀静出了一个主意说：大梁西北方原有一条旧河道，秦朝时候大将王离曾在这地方掘引孟津的水，直灌大梁，年深日久，如今壅塞不通。现在只须多招人夫，从大梁起首，由河阴、陈留、雍兵、宁陵、睢阳一带地方重新开掘，引通孟津的水，东接淮河，不过千里路程，便可以直达扬州。炀帝心中正因司天监台官耿纯臣报称睢阳地方有王气隐隐吐出，上冲房星，须天子亲临压制。如今听说可掘通睢阳地方，可以掘断王气，将来临幸到睢阳，又不愁不把王气压住；便立刻下诏，传征北大总管麻叔谋做开河都护，又传荡寇将军李渊做开河副使。这位李将军，是正直君子，他知道开河的事是要坑害生灵的，便推病辞职。皇上又补传了左屯卫将军令狐达，充了副使，在汴梁地方立了开河公署。各处颁发文书，号召人夫。不到半年工夫，已招得丁夫三百六十万人；另选少年有力的人，充节级队长，监督工程。可怜连那老人小孩和好人家妇女，都被官家拉去，专做烧饭、挑水、缝衣、洗濯等事务，一共掠去五百四十三万人，一齐动工。那班丁夫，既被官家捉去，有那节级队长手里提着刀棍督看着，早夜不休地做着苦工，只得拼着性命一锹一锹掘去，一天到夜，不敢偷懒。个个弄得腰酸背折，力尽筋疲。若稍稍迟延，不是捆了重打，便是绑去斩首。看他们在那里做工，人人脸上露着惊慌的颜色。每日天未大亮，便要动工，直掘到天色乌漆也一般黑，才许住手。夜间又没有房屋居住，河边草地，随处安身。晴天日暖，还勉强可耐；若遇到雨雪天气，那班工人便直立在大雨地下，不住地向烂泥地上爬挖，弄得浑身沾满了泥土，好似泥鳅一般。不多几天，那般工人究竟都是血肉之躯，如何敌得风寒雨雪？早不觉一个一个地病倒了。无奈那管工的官员，凶狠万分，任你病倒像鬼一般，也不能逃避工作。而且越是害病的工人，越是无力工作。那班队长见了无力工作的，越是打得凶恶，皮鞭下去，一条一条的血痕，打得那班工人和鬼一般地嘶叫着。那河道里，每天倒下去死的人，横七竖八，满眼都是。这情形看在过路人的眼里，任你是铁石人也要下泪的。可恨那班督工的官员，只顾官家工程，不顾百姓性命；那班丁夫死了一批，又补拉上一批。后来死的越多，拉的人也越多了。

一处地方,能有几多精壮的男子?看看那男子拉完了,只得将那老幼妇女一齐拉来搬泥运土;便是住在乡僻小地里的小家妇女,也没有一个人能免得。那班老弱妇女,越发熬不起苦;不多几日,便死了无数。那尸身填街塞巷,到处哭声不绝。甥儿一路下来,只在死人堆里走去。有那心肠软些的县官,便另雇人夫,借用开河道装泥土的车子,先将尸骸搬运到荒野地方去埋葬。一天里边,还是埋的少,死的多。一路来,北起河阴,南至雍丘,那抬死人的和抬泥土的相伴而行。舅母请想想,这种凄惨的情形,果然是那些做官员的凶狠暴戾;但若遇到圣明当道,不贪游乐,虽有奸臣,也不可凭借了。如今昏君在上,奸臣在下,甥儿是生性憨直的,便是考取了功名,得到一官半职,在奸臣手下讨生活,也决弄不出什么好处来的;倒不如埋头读书,不求功名,养得才华,待他日去辅佐圣明。不然,仗着书生的本色,去上他一本万言书,尽言竭诚,也不失为一个忠义的秀才。”

朱太守听了,拍着他外甥的肩头,说道:“好一个有志气的孩子!只怕举世浑浊?一人独清。你上了万言书,非但得不到好处,反惹下大祸来,倒不是玩的。我劝你还是莫问是非,多喝几杯酒吧!”说着,招呼丫鬟替厚卿斟上酒,舅甥两人,传杯递盏,欢笑痛饮起来。

朱太守这时有七分醉意,便吩咐把五位姬人唤出来,说:“今日甥儿在此,不可不求一乐。甥舅和父子一般,原不用什么避忌,你们快拣那好的曲儿弹唱起来。”一句话未了,那巫云、楚岫、醉绿、漱霞因一班姬人一齐调弄乐器。眠云趁着珠喉,唱一曲《醉花枝》,楚云也唱了一折《凌波曲》。这《凌波曲》是说甄后的故事,朱太守作了,亲自教给眠云的。曲词道:“燃豆萁,釜中泣;乘飞舄,波中立。有心得,无心失。杀贼今年为此奴,沉水神交梦有无?父兄子弟争一偶,独不念彼亦袁家之新妇!”

一句一折,折到高处,余音娓娓,绕梁不断。朱太守听唱自己做的词儿,衬着娇喉,愈觉得得意,早不觉连喝着三大觥,酩酊大醉。飞红上来,扶着太守进卧房睡去。

这里荣氏见丈夫出了席,便招呼五匣姬人一齐坐下吃酒。

这五个姬人,个个都是绮年玉貌,爱说笑游玩的;见了申厚卿是一位公子哥儿,品貌又美,性情又和顺,谁不要和他去兜搭!

大家抢着你一杯我一杯劝他的酒。厚卿原是大酒量,越是多吃了酒,越是爱多说话儿。那班姬人问他:“哥儿在京城地方,可有宫里的新鲜故事讲几桩给我们听?”

厚卿听了,忙丢下酒杯,连说:“有,有!如今的炀帝,原是一个好色之徒,他在宫中干的风流事体多呢!文帝原有两个儿子,都是独孤太后所生。大儿子杨勇,早年立为太子;第二个儿子,就是当今皇帝。当时取名杨广,先封晋王,出居晋阳;无奈炀帝久有谋夺皇位的心思,他虽封藩在外,却时时行些贿赂,尽些小心在文帝的近臣身上。那班近臣都替炀帝说好话。炀帝也时时进宫去,在父王跟前尽些孝道。独孤皇太后原是宠爱小儿子的,又时时在文帝跟前替炀帝说话。炀帝又结识上了越国公杨素,里外合力,生生地把一位无罪的东宫废了,改立如今的皇上做太子。那炀帝改住东宫,天天在先帝宫中厮混。当时有一位陈氏宣华夫人,原是先帝所宠爱的,夜夜招幸。先帝已是年老了,又在色欲上面,不免有些过度。不多几天,弄出一身病来。宣华夫人和先帝正在情浓,见先帝有病,便日夜不离,侍奉汤药;那炀帝也要博一个纯孝的名儿,时刻在父皇龙床前

周旋。这时炀帝和宣华夫人天天见面，他见宣华夫人的打扮：黛绿双娥，鸦黄半额。蝶练裙不长不短，凤绡衣宜宽宜窄。腰肢似柳，金步播曳翠鸣珠；鬓发如云，玉搔头掠青拖碧。雪乍回色，依依不语；春山脉脉，幽妍清倩。依稀是越国的西施，婉转轻盈；绝胜那赵家合德，艳冶销魂，容光夺魄。真个是‘回头一看百媚生，六宫粉黛无颜色。’”

荣氏听了笑说道：“痴孩子！美便美罢了，念这一段酸词儿做什么？”厚卿自己也觉好笑，说道：“甥儿也是随嘴念念罢了。总之一句话，炀帝是一个好色的人，他在宫里天天和美人厮混，岂有不动心的道理？有一天，炀帝进宫去问候先帝病情；正在分宫路口，遇到宣华夫人，他便抢上前去深深一揖，趁势把袍袖在宣华夫人的裙边一拂。裙底下露出宣华夫人的小脚儿来。宣华夫人见这情形，知道炀帝来意不善，急回身找路走时，早被炀帝上前来把身子拦住。嘴里说什么：‘俺杨广久慕夫人仙姿，今日相逢，实是天缘，倘蒙夫人错爱，我杨广生死不忘！’这些丑话。他竟涎皮涎脸地向宣华夫人怀中扑去，吓得宣华夫人不敢从分宫路走，依旧转身向文帝的寝宫中逃去。文帝这时正病得气息奄奄，昏昏沉沉地睡着；宣华夫人被炀帝追得慌张，急匆匆地逃进寝宫，不料头上一股金钗被帘钩抓下，巧巧落在一只金盆上面，哨的一声响，猛可的把文帝从睡梦中惊醒过来。这时宣华夫人已走近龙床，只见她气喘吁吁，红晕满脸；文帝是久病的人，易动肝火，见了这情形，便怒声喝问。宣华夫人知道事情重大，便低着脖子不敢作声。文帝看了，愈加怒不可抑，颤着声音喝道：‘什么事儿如此惊慌？快快说来！你若不说，便当传内侍立刻赐死！’宣华夫人见自己到了生死关头，没奈何只得跪倒在龙床前，一面淌着眼泪，慢慢地把炀帝调戏她的情形，一五一十地说了出来。文帝不听犹可，听了这个话，气得他目瞪口呆，半晌说不出话来；挣了多时，才挣出一句：‘这淫贱的畜生！’一口气转不过来，便晕倒在龙床上。宣华夫人慌得忙抱住文帝的身体，大声哭喊起来。一时里那独孤皇后和三宫六院的妃子，统统赶进寝宫去。炀帝也得了风声，只是不敢去见父皇，却躲在寝宫门外探听消息。这里文帝隔了多时，才转过一丝悠悠的气来。见了独孤太后，便拿手指着太后的脸，气急败坏地说道：‘全是皇后误我，枉废了吾儿杨勇！’又一迭连声说：‘快传旨宣杨素进宫！’”厚卿说到这里，觉得口干了，便擎起酒杯要向嘴里倒。荣氏忙拦住说：“冷酒吃不得的，快换热酒来！”这才把他的话头打断。

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## 第二回 金盒传来子占父妾 凌波步去依夺郎心

范阳太守府的内室里，正排家宴，一群姬妾们，正围住一个少年哥儿坐着，听那哥儿嘴里滔滔不绝地说隋炀帝风流故事，说得有声有色。那姬妾们都听怔了，满桌面排列着好酒好菜，也忘记去吃它；那两旁站立着的奴仆丫鬟，也听出了神，忘了传酒递

菜。直到这少年厚卿说得嘴干了，才把话头打断，荣氏劝他吃些酒菜。内中一个醉绿，最是急性人，她正听到好处，如何肯罢休，便一迭连声地央告着道：“好哥儿，快讲给我们听！那文帝要传杨素，后来便怎么样呢？”

厚卿吃干了一杯热酒，眠云凑趣儿，夹过一片鹿肉儿送在厚卿跟前，厚卿忙站起来道了谢，拿筷子夹起吃了。又接下去说道：“这里炀帝在偏殿候信，文帝传唤杨素，自有他的心腹太监前去报信；炀帝便吩咐他去候在朝门外，若见杨素到来，千万先引他到偏殿里见我。此时文帝卧病日久，百官无主，日日齐集在朝房中问安；忽见皇帝有旨意宜召越国公杨素，便一齐到午门外来探听消息。那杨素早已和炀帝通了声气，听得一声宣传，便随两个内史官走进宫来。到大兴殿前，早有几个太监上前来围住。嘴里说：‘东宫有请。’杨素何等奸雄，他岂有不明白之理！待到得偏殿，见炀帝满脸慌张之色，见了杨素，便上去抓住袖子，低低地说道：‘公倘能使孤得遂大志，定当终身报答大德！’杨素听了，只说得‘殿下放心’四个字，便匆匆随着内史官走进文帝寝宫去。

“文帝一见杨素，便大声说道：‘卿误我大事！悔不该立杨广这个畜生！’杨素听了，故作诧异的神色道：‘太子一向仁孝恭俭，并无缺德，今何故忽违圣心？’文帝气愤愤地说道：‘好一个仁孝恭俭！这全是平日的假惺惺。如今他欺朕抱病，竟潜伏宫中，逼占庶母；似这样的禽兽，岂可托付国家大事？’

朕病势甚重，眼见不能生存；卿是朕的心腹老臣，谅来决不负朕。朕死以后，必须仍立吾儿杨勇为嗣皇帝，千万勿误！’杨素听到这里，陡然变了脸上的颜色，冷冷地说道：‘太子是国家的根本，国本岂可屡易？老臣死不敢奉诏！’文帝听杨素说出这个话来，早气得浑身打战，戟指骂道：‘老贼明明与畜生同谋，叛逆君父；朕被你们欺瞒，生不能处你们于极刑，死去变成厉鬼，也不饶你们的性命！’听他喉间一丝气儿，越说越促。说到末一句，声嘶力疾，喘不过气来。他还死挣着大呼：‘快唤吾儿杨勇来！快唤吾儿杨勇来！’一口血喷到罗帐上，猛把两眼一翻，便把身子挺直，不言不语了。

“文帝死过以后，杨素真地帮助炀帝登了皇帝大位。从此杨素的权势，便压在炀帝上面，他引进了许多奸臣，什么萧怀静、麻叔谋一班人，横行不法，闹成如此的局面。好在这炀帝自从即了皇帝位以后，从来不问朝政；他这时有三宫六院，八十一御妻，尽够他淫乐的了，但他总念念不忘那位宣华夫人。

他做天子的第三天，见各处宫院妃嫔夫人都来朝贺过，独不见那宣华夫人前来朝贺。他便忍不得了，把预备下的一个金盒儿，外面封了口，御笔亲自签了字，打发一个太监去赐与宣华夫人。

“那宣华夫人，自从那天违拗了炀帝，不肯和炀帝做苟且之事。如今见文帝死了，炀帝又接了皇帝位，知道自己得罪了新皇帝，将来不知要受怎的罪，独自坐在深宫里愁肠百结，又羞又恼。后来她横了心肠，准备一死，便也不去朝贺。他又想自己究竟是新皇帝的庶母，谅也奈何我不得。

正是回肠九曲的时候，忽见一个内侍，双手捧了一个金盒子，走进宫来，说道：‘新皇帝赐娘娘的，盒内还有物件，皇上吩咐须娘娘亲手开看。’宫女上去接来。宣华夫人看时，见盒子四周都是皇封封着，那盒口处，又有御笔画押。宣华夫人疑心是炀帝赐他自尽的毒药，想自己锦衣玉貌，被文帝选进宫来，陪伴年老皇上，已是万分委屈的

了；如今却因为要保全名节，得罪了新皇帝，不想便因此断送性命。一阵心酸，早不觉两行珠泪，直向粉腮儿上落下来。宫中许多侍女，见宣华夫人哭得凄凉，便也忍不住陪着她淌眼泪。合个宫中，哭得天昏地暗。那送金盒来的太监，守候得不耐烦了，便一迭连声地催她开盒。宣华夫人，延挨一回，哭泣一回；到末一次，她被内侍催逼不过，把牙齿咬一咬，小脚儿一顿，嗤地一声，揭破封皮，打开盒儿来一看。转不觉把个宣华夫人看怔了。这金盒里，原来不是什么毒药，却端端正正地放着一个同心结子。左右宫女，都围上去一看，一齐欢喜起来，说道：“娘娘千喜万喜！”倒把个宣华夫人，弄得娇羞无地。她把盒儿一推，转身去坐在床沿上，低头不语。那内侍见宣华夫人既不收结子，又不谢恩，便又催她说：‘娘娘快谢了恩，奴才好去复旨！’两旁的宫女，谁不巴望夫人得宠，大家也可以得点好处，便你一句我一句，劝她说：‘娘娘正在妙年，难道就竟在长门深巷中断送了终身？如今难得新天子多情，不但不恼恨娘娘，还要和娘娘结个同心，娘娘正可以趁着盛年，享几时荣华富贵。’这宣华夫人原是个风流自赏的美人，如今听了众人的劝，由不得叹了一口气说道：‘新天子如此多情，我也顾不得了！’当下袅袅婷婷地站起来伸着纤指把结子取出，又向金盒拜了几拜。那内侍接过盒子，复旨去了。

“这里宣华宫的侍女，知今天新皇上要临幸太妃，便急急忙忙把宫中打扫起来；放下绣幕，撤下御香，那一张牙床上，更收拾得花团锦簇，大家静悄悄地候着。看看初更时分，不见御辇到来；过了二更时分，也不见动静。快到三更了，大家正在昏昏欲睡的时候，忽听得远远嘤嘤喝道的声音。大家惊醒过来，一齐抢到宫门外去守候着。只见御道上一簇红灯，照着一位风流天子，步行而来。

“原来炀帝初登帝位，六宫新宠，真是应接不暇，在萧后跟前，又须周旋周旋。又因子占父妾，给旁人看见，究属不妥；故意延挨到夜静更深时候，悄悄地来会宣华。这宣华夫人在宫中，又惊又喜，又羞又愧，弄得情思昏昏，不觉和衣在床上朦胧睡去；忽被宫女上来悄悄地推醒，也不由分说，簇拥着走出宫来，在滴水檐前，和炀帝相遇，身旁的太监，高擎着红灯，照在宣华夫人脸上。宣华夫人不由得匍匐在地，低低地称了一声‘万岁’。炀帝见了，慌忙上前用手搀住，领着走进宫去。

这时屋内红烛高烧，阶前月色横空，映在宣华夫人脸上，娇滴滴越显红白。炀帝把宣华的手儿一引，引在怀前，低低地说道：‘今夜朕好似刘阮入天台！’宣华夫人只侧着颈儿，不言不语。

炀帝又说道：‘朕为夫人寸心如狂，前日之事，几蹈不测，算来都只为夫人长得美丽风流，使朕心荡。如今天缘凑合，疏灯明月，又见仙容，夫人却如何慰藉朕心？’炀帝连问数次，宣华不觉流下泪来，说道：‘贱妾不幸，已侍先皇，名分所在，势难再荐。前日冒犯之处，原出于不得已，万望万岁怜恕，况陛下三千粉黛，岂无国色？何必下顾残花败柳？既污圣身，又丧贱节，还望陛下三思。’炀帝听了，笑道：‘夫人话原是好话，无奈朕自见夫人以后，早已魂销魄散，寝食俱忘；夫人倘不见怜，谁能治得朕的心病？’好个隋炀帝，他说到这里，便深深地向宣华夫人作下揖去，慌得宣华夫人忙把炀帝的袖儿拉住，便情不自禁，抬头向炀帝脸上一看，月光正照在皇帝脸上，见他眉清目秀，好一个风流少年。自古嫦娥爱少年，炀帝如此软求哀恳，宣华夫人心中早已下了一个

‘肯’字，只是羞答答说不出口来。

正在这当儿，左右送上筵宴来。炀帝吩咐：‘把筵席移在檐前，今夜陪伴娘娘赏月。’便挽了夫人的手，同步出帘幕来。

此时宫禁寂静，月光如水；花影树荫，参差庭院。炀帝和宣华夫人相对坐在席上，真好似月宫神女，蓬岛仙郎。炀帝满斟一杯，递与夫人道：‘好景难逢，良缘不再；今夜相亲，愿以一杯为寿。’宣华接着，含羞说道：‘天颜咫尺，恩威并重；今夜定情，但愿陛下保始终耳！’说着，也斟了一杯，送在炀帝手里。他两人一言一笑，渐渐亲热起来。宣华夫人薄醉以后，风情毕露，轻盈旖旎，把个炀帝弄得神魂颠倒，一时里搔不着痒处。浅斟低笑，看看已是月移斗换，宫漏深沉，炀帝站起来，握住宣华夫人的手，在月光下闲步了一回，方才并肩携手，同进寝宫去。一个坠欢重拾，一个琵琶新抱，他两人你怜我爱，早把先帝的恩情一生的名义置之度外。那时甥儿在京里听得有人传下来两首诗儿，专说炀帝和宣华夫人的故事道：

月窟云房清世界，天姝帝子好风流。

香翻蝶翅花心碎，妖嫩莺声柳眼羞。

红紫痴迷春不管，雨云狼藉梦难收。

醉乡无限温柔处，一夜魂消已遍游。

不是桃夭与合欢，野鸳强认作关雎。

宫中自喜情初热，殿上谁怜肉未寒？

谈论风情直畅快，寻思名义便辛酸！

不须三复伤遗事，但作繁华一梦看。”

荣氏听他甥儿说完了，笑说道：“孩子这样好记性，罗罗嗦嗦说了一大套，又把词儿也记上了。”眠云接着说道：“这一段故事，敢是哥儿编排出来的？怎么说来活灵活现，好似亲眼目睹的一般？听哥儿说来，当今天子如此荒唐，我却不信。”醉绿也接着说道：“俺老爷常有宫里的人来往，怎么却不听得说有这个？”厚卿说道：“诸位姨娘有所不知，舅父这里来往的，都是宫中官员，怎么能知道内宫的情事？便是略略知道，于自己前程有碍，也决不肯说给外边人知道。俺家新近来了一个老宫人，他是伺候过宣华夫人来的，空闲无事的时候，他便把皇帝的风流故事，一桩一桩地讲给俺听。这情景虽不能说是俺亲眼看见的，却也和亲眼见的差得不远。”大姨娘说：“不信当今天子有如此荒唐。”厚卿笑道：“你不知道当今天子荒唐的事儿正多着呢！这样糊涂的天子，满朝都是奸臣，俺便赶得功名，有何用处？”说着，不觉叹了一口气。楚岫接着说道：“好哥儿！你说当今天子荒唐的事体多，左右老爷不在跟前，再讲究一二件给我们听听吧。”

说话之间，飞红也悄悄出来，接着说道：“好哥儿，你说的什么，我也不曾听得呢。如今求你快再说一个给我听听，我替哥儿斟一杯酒吧。”说着，从丫鬟手里接过酒壶来，走到厚卿跟前，亲手把整杯中的冷酒倒去，斟上一杯热酒，把酒杯擎在厚卿唇前。慌得厚卿忙站起身来，接过酒杯去，连说：“不敢！”荣氏拦着说道：“你们莫和哥儿胡缠了，哥儿一路风霜，想也辛苦了；再他话也说多了，哥儿在我家日子正长呢，有话过几天再谈，你们劝哥儿多吃几杯酒，却是正经。”飞红听了，把红袖一掠，说道：“劝酒

吗？还是让我呢。”说着，回头唤丫鬟在荣氏肩下排一个座儿坐下，趁着娇喉，三啊六啊和厚卿猜起拳来。看她一边说笑着，一边猜着拳儿，鬓儿底下的两挂耳坠儿似打秋千似地乱晃着。那臂上的玉钏儿，磕碰着叮叮咚咚地响起来。看看飞红连输了三拳，吃下三杯酒去，一时酒吃急了，那粉腮上顿时飞起了两朵红云来；一双水盈盈的眼珠，却不住地向厚卿脸上溜去。荣氏在一旁说道：“大姨儿总是这样蛮干的，要劝酒也须斯斯文文地行一个令儿，慢慢地吃着，才有意思。”

眠云听说行令，她第一个高兴，忙说道：“太太快想，俺们行一个什么令儿，才有趣呢？”荣氏略低头想了‘想，说道：“俺们来行一个‘女儿令’吧。第一句要说女儿的性格和言行举止，都可以，接一句，要用诗书成句。说不出成句的，罚一大觥；说成句不对景的，罚一中杯；说得不错的，饮一小杯，门杯缴过令，挨次说出。”飞红听了说道：“太太快饮一杯发令，俺预备着罚一大觥呢！”丫鬟上来，先替荣氏斟一杯。荣氏拿起酒杯来饮干了，说道：“女儿欢，花须终发月须圆。”

接着便是厚卿说道：“女儿妆，满月兰麝扑人香。”说着便饮过门杯。坐在厚卿肩下的，便是安邦；他年纪小，不懂得这个。

厚卿说道：“我代安弟弟说一个罢。”眠云抢着道：“我有一个了，代安哥儿说了罢。”荣氏点头道：“你说！你说！”眠云道：“女儿裳，文采双鸳鸯。”安邦听眠云说了，也饮了门杯缴令。安邦肩下，便是飞红。听她说道：女儿娇，鬓云松，系裙腰。”下去便是醉绿，说道：“女儿家，绿杨深巷马头斜。”紧接着醉绿坐的，便是漱霞，说道：“女儿悲，横卧乌龙作妒媒。”接着巫云说道：“女儿离，化作鸳鸯一只飞。”荣氏听了，不觉向漱霞、巫云脸上看了一眼。巫云肩下才是眠云，她想了一个替安邦说了，轮到自己，却一时想不出好的来了；只见他低着脖子思索了半天，说道：“女儿嫁，娥皇女英双姊妹。”飞红第一个嚷道：“三姨儿该罚一大觥！”眠云听了，怔了一怔，说道：“我说得好好的，为什么要罚呢？”飞红把嘴一撇，说道：“亏你还说好好的呢？你自己听听，那嫁字和妹字，敢能押得住韵吗？”眠云这才恍然大悟，连说道：“我错我错，该罚该罚。”荣氏说道：“罚一中杯吧。”说着，丫鬟斟上酒来，眠云捧着酒杯，咕嘟咕嘟地吃干了。这时席面上只剩了一个楚岫，飞红催她快说。楚岫便说道：“女儿怨，选入名门神仙眷。”眠云听了笑说道：“五姨儿也该罚。我说的，只是不押韵罢了，五姨儿说的，竟是不对景了。”楚岫问她：“怎的不对景？”眠云说道：“你自己想吧，做女孩子选入了名门，又做了神仙眷，还要怨什么来？”一句话说得楚岫自己也笑起来，连说：“我罚！我罚！”自己拿了一个中杯，递给丫鬟，满满地斟了一杯吃了，又合座饮了一杯完令。

忽然飞红跳起来说道：“这法儿不妙，我们原是劝外甥哥儿的酒来的。如今闹了半天，外甥哥儿只饮了一小杯门杯，俺倒和他猜拳输了，反吃哥儿灌了三大杯，这不是中了反间计吗？”说得满桌的人，都不觉好笑起来。眠云接着说道：“这也怨不得人，是你自己没本领败了下来；你有志气，还该再找外甥哥儿报仇去。”飞红忙摇着手说：“我可不敢了！”眠云说道：“你不敢，我却敢呢！”说着，唤丫鬟斟上两杯酒来，笑说道：“外甥哥儿请！”这三姨儿的指甲，是拿凤仙瓣染得点点鲜红；她伸着指儿猜拳，一晃一晃地煞是好看。

正娇声叱咤，嚷得热闹的时候，忽见一个大丫鬟走进屋子里来，说道：“老爷醒了，